



名著里的秋意

秋意是什么时候来的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。有人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,有人觉晚风凉而添了衣裳。翻读那些传世的名著,秋的到来则往往伴随着更为具体的信号——或是某一句诗,或是一场宴,或是一个人站在风里的背影。

《西游记》里的秋天,是写在路上的。唐僧拜别大唐皇帝,启程西行,出得法门寺,迎面便是“季秋天气”。小说里用了长长一段文字来描摹这深秋景象:“数村木落芦花碎,几树枫杨红叶坠。路途烟雨故人稀,黄菊丽,山骨细,水寒荷破人憔悴。”芦花碎、枫叶坠、荷破人憔悴——这些意象叠加在一起,秋的萧索与清冷扑面而来。但吴承恩写秋,并不止于写景。同一回中,又有诗云:“影动星河近,月明无点尘。雁声鸣远汉,砧韵响西邻。”星河、明月、雁声、砧韵,秋夜的宁静与辽远尽在其中。而到了第二十三回“四圣试禅心”,又有一首写秋的诗:“枫叶满山红,黄花耐晚风。老蝉吟渐懒,愁蟋思无

穷。荷破青筠扇,橙香金弹丛。可怜数行雁,点点远排空。”枫叶红、菊花黄、蝉声懒、荷扇破、橙香浓、雁南飞——秋的丰饶与凋零并存。唐三藏看到雁归,想到的是唐王那句“宁要家乡一捻土,莫爱他乡万两金”。西行路上的秋景,于读者是诗,于取经人是乡愁。

《水浒传》里的秋天,是写在酒里的。第七十一回,宋江在山寨中设下“菊花之会”,遍插菊花,大摆筵席。忠义堂上,“肉山酒海,先行给散马、步、水三军”。众头领开怀痛饮,马麟品箫,燕青弹筝,笑语喧哗,觥筹交错。宋江乘着酒兴,填了一阕《满江红》:“喜遇重阳,更佳酿今朝新熟。见碧水丹山,黄芦苦竹。头上尽教添白发,鬓边不可无黄菊。愿樽前长叙弟兄情,如金玉。”碧水丹山、黄芦苦竹,秋景致是美的;鬓插黄菊、樽前叙情,人的兴致也是高的。然而当乐和唱到“望天王降诏早招安”时,武松跳出来叫道“今日也要招安,明日也要招

安去,冷了弟兄们的心”,李逵更是一脚把桌子踢碎。一场秋日盛会,就此不欢而散。秋的丰饶与热闹之下,暗流涌动。施耐庵笔下的秋天,从来不只是一季风景,更是一群人命运的转折点。

《三国演义》里的秋天,是写在风中的。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,屯兵五丈原,与司马懿相持百余日。秋风起了,他的身体也撑不住了。罗贯中写他“强支病体,令左右扶上小车,出寨遍观各营,自觉秋风吹面,彻骨生凉”。秋风吹面,彻骨生凉——八个字写尽了一个人的暮年、一个时代的黄昏。诸葛亮在风中“泪流满面”,长叹道:“再不能临阵讨贼矣!悠悠苍天,曷此其极!”后人有诗叹曰:“身未升腾思退步,功成应忆去时言。只因先主丁宁后,星落秋风五丈原。”秋风五丈原,成了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最悲凉的注脚。同一部书里,卷首的《临江仙》却又是另一番气象:“白发渔樵江渚上,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

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”同一个秋天,在英雄是悲歌,在渔樵是闲话。

如果说上面三部书里的秋天,或萧瑟、或热闹、或悲凉,那么《世说新语》里的秋天,则是一种从容的告别。张翰在洛阳做官,见秋风起,忽然想起了家乡吴中的菰菜羹和鲈鱼脍。他说:“人生贵得适意尔,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!”于是辞官而去,命驾归乡。后人称之为“莼鲈之思”。为了几道家乡菜而放弃功名利禄,听起来像是任性。但张翰的账算得清楚:人这一辈子,最贵的是“适意”。秋风起了,该回家了。这就回家。

秋意入名著,各有各的写法。有的写在路上,有的写在酒里,有的写在风中,有的写在辞官的一念之间。但说到底,写的都是人心——旅人的乡愁、豪杰的意气、英雄的悲凉、隐士的洒脱。翻过这些书页,一阵风从千年前吹来,冷暖自知。

文/孤舟

古人读书都有哪些“装备”?

9月,又是一年新学期,学生们备足学习用品进入校园,开启新的求学之路。相比现代学生,古人读书的装备,远不如今天的轻便。尤其是在没有纸墨的年代,古人读书多用竹简,因竹简承载内容有限,一本书就需装载一车。所以说,那时候的马车和牛车,就是古人的“书包”。形容人知识渊博的成语“学富五车”,就是这么来的。

汉代以后,随着造纸术的发展,更为轻便的纸质书籍逐渐替代了笨重的竹简,古人上学装书的工具也悄然改变:书箱、书篋(qiè)等装书工具相继出现。这些工具大多分两三层不等,内部空间分配合理,能够分区放置书籍、笔、墨、纸、砚等物件。还有,竹藤编织的双肩背箱,有点像今天的双肩包,能够方便古人远赴他乡求学,成语“负笈千里”的“笈”说的就是书箱。

除了装书工具和常见的笔、



汉代错金铁书刀



清代象牙雕臂搁

墨、纸、砚外,古代学生还会携带一

些精巧的小文具。比如,由竹子、檀

木、玉等材料制成的臂搁(形似枕头又称腕枕),因其中间有一定的弧度,在伏案书写的过程中,这个弧度正好可以用来遮盖刚刚写好的字,以防止长袖沾上墨迹未干的文字。

除了臂搁,古代学生还会使用书刀等小物件。在简书盛行的时代,写错字、答错题可不像现代学生能用橡皮擦、涂改液补救。他们需要用书刀把表层的字一点一点刮去,才能再重新写。这种最初由青铜制作的书刀,后来因改成铁质,成了学生和文人常随身携带的东西。也正因为这种关系,古代文官还被称作“刀笔吏”。

有了纸张之后,古人修改内容又有了新的方法:用雌黄覆盖错字,等它干了以后继续书写,好比如如今的涂改液。雌黄颜色和古时候纸张的颜色比较接近,遮盖效果比较好,所以常被读书人用来“救场”。

(据《科普时报》)